

風雨崑崙
命去渡旋十
年常在
在霧中
邊
惟他

K296.54

H35-22

第 二 期 目 录

0112721

地 方 文 献

鹤山中学史实集编..... (1)

《鹤山中学特刊》发刊词

.....原载一九二五年《铸强月刊》李德供资料 (2)

鹤山中学初办时的情况.....宋寄萍 (3)

倒罗护校运动.....李配言 (8)

抗战前我在鹤山中学工作的回忆.....吕宝和 (10)

对李照衡校长的几点回忆.....陆志村 (15)

劳穗生破坏鹤山中学的档案资料.....李德供资料 (17)

南山九咏.....欧阳子方 (21)

从阶能桥谈谈林绍铭.....林 如 (24)

区海天被刺事件.....德 才 (27)

区海天案的补充资料.....本刊编辑部 (30)

刘步墀先生事迹概述.....史 笔 (35)

刘步墀先生二三事.....有 邻 (38)

民主革命战士刘铿先生传.....梁月清 (39)

吴有恒同志七律两首.....温明供资料 (45)

蟹眼泉.....李配言 (46)

登彩虹岭有感.....温 明 (47)

鹤山中学史实集编

本刊编辑部整理

鹤山县立第一中学，为我县重点中学。它萃集我县学子之精英，它素有人才摇篮之美誉。它原名“鹤山中学”，创办于一九二五年。在五十八年历史中，尤其是在初开办的历史中，实有其至不平凡的一页。仰瞻南山上黄宫耸立，追念先辈创业维艰，乃各自命笔谋篇，为求鸿爪雪泥，留历史上鲜明之一印云耳。

《鹤山中学特刊》发刊词

居今日而始言兴学，迟哉晚矣。风雨将至，乃谋建屋，大厦将倾，始言植木；狂澜汹涌，方议造舟，机失于先，咎将谁属！然及今不图，更将无及，此鹤山中学之建设所由积极进行也。吾邑位居西江下游，昆仑耸于北，大雁峙于东，皂幕屏于西，地辖五都，区分三域。其中村落星罗，人烟稠密，近城者曰附都，附都之东南，曰新化都，曰遵名都。土壤厚，水利饶，田畴弥望，一碧无际，实为吾邑天然之农业场也。双桥地势崇高，群山磅礴，孕育灵奇，撷英掇华，足供原料，实吾邑天然之工业场也。东北一隅，都曰古劳，地原濒海，舟楫往来，交通便利，商业颇盛，实为吾邑天然之商业场也。综是而论，吾邑固富于天产之实业场焉。然阴阳为炭，石物为铜，以制出饶富实业之地者，天之工也。学校为炉，教科为冶，以铸出发皇之人才者，人之事也。所惜者，群智未开，学风不振，因循以迄于今，负造物之畀付，宁非吾辈之咎乎？今者中学

之设，为谋增进我邑文明，振兴我邑实业之唯一机关。师范一科，先告成立，差可少慰。然其中情形之经过，规划之进行，经费之支配，邑人多未及知，知之亦未详。用特发行期刊，告于有众。使吾邑士农工商各界，于学务之进行若何，经费之丰歉若何，瞭然于胸，于鹤山中学前途，未必无小补也。

（原文载一九二五年九月《铸强月刊》。原文反映了当时兴办鹤山中学的指导思想，并说明由于学校新办，决定出版特刊以利于各界人士了解学校，支持学校。）（本文由李德供资料）

鹤山中学初开办的情况

宋 寄 萍

鹤山中学的前身原和县立高小学校，校址设在冯家祠。一九二三年春，李一谔任鹤山县长时，委教育局长宋森兼任县立高小校长。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宋森辞去本兼各职。迨至一九二五年三月，陆涉川县长到任，再委宋森仍任县立高小学校校长，但以期届暮春，招生已非其时，乃委宋森筹办鹤山中学。宋以此事关系一邑大计，遂于四月二日遍请邑中教育界同人，在沙坪冯家祠开会讨论办法，结果一致通过。越数日，县署即委陆朝阳（字毅之，隔蒯村人）为鹤山中学（原名公学）筹委会主任，宋森为副主任，李照衡、吕冠雄、冯子煊、易天钟、马受彤、李梓榕为委员。各委员于四月十九日就职于冯家祠，由筹办委员推定合格校长四人呈县择聘，陆县长聘李照衡为校长，负责去美国、加拿大等地向华侨捐款筹建新校舍，另聘陆朝阳为校长在县内实际主持校务。迨至八月上旬，一面定期招考学生，一面修理校舍，聘请教员，又得县署批准，将屠牛捐公司所认之饷划拨半数，由该校直接收支，以充学校经费。听说当时屠牛捐是本县最大的一项捐税收入，几经宋森以筹委会主任的名义与陆县长力争，才肯划拨半数归学校。此外还有“学田”数十亩，分散在宅梧、鹤城一带，划拨为中学校产，每年由学校收租以作经费。于是在九月九日召集第一届取录新生约五十人左右编为一班，开始上课。此乃鹤山中学成立的大略情形。

我原名宋中兴，当我知道在沙坪冯家祠创办鹤山中学，便约同几个同班的小学毕业同学，报名投考。八月上旬参加考试，八月底放榜，结果昆东乡平民学校被录取考生四人：宋中兴、宋国开、宋兆流、宋连亨；隔勤小学录取四人：陆德享、陆毓鸿，陆英才、陆福文；雅瑶小学二人：冯廷棫、冯柏潮；茶园小学二人：黎锦容（即黎非池）、黎显胜；陈山小学一人：李国泰。当时如果以乡为单位计算，昆东乡共被录取考生一十三人，为全县之冠。九月九日开始上课，校长陆朝阳；文史教员一人，名叫刘汉川；数理化教员一人，名叫吴伯芬；图画、音乐、体育教员一人，名叫谭如箫；总务兼文书一人，宋躬约；图书馆管理员叶碧潭，校医高天赐（女西医生）。我们第一届的同学只有一班，都是来自本县各个地区的，现在我还记忆得起来的，除昆东乡的十三人之外，还有禄洞的李如湘、李江源、李德麟，李如海；大塘的李炳乔、李鹤楼、李汉强；牛阨的李其根、李少陶；文堂的温纯；黄宝坑的郭汉强；塘田的钟鸿志；维墩的黄作金（即黄敬之）、李铸文、李福泽；越塘的冯元鼎；鹤城一带的有李玉麟、曾统裕（曾素之）、曾瑞生；沙坪的潘善卿（即潘宾吾）、吕炎芬（即吕仁宇）、徐益年等等。大概上课约两个月左右，校长陆朝阳不幸因病去世，陆涉川县长遂改聘宋森先生继任校长。

宋森先生接任校长后，真的做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例如他要求学生不吸烟、不赌博、不饮酒、不上茶楼，他首先自己做出榜样。又如他教育同学们要讲文明礼貌，同学之间相互称呼，不要只叫名字，应该多加一个“君”字。后来他与学生谈话，也叫

“汉强君”、“炳乔君”、“如湘君”……起初同学们不习惯，后来见校长也这样称呼自己，便逐渐习惯成自然了。他要求学生要早起，依时参加朝会早操，每天校工一打起床钟，首先起床的就是宋森校长，他还亲自到各学生宿舍去催学生起床，天天如是，持之以恒。当时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来自农村，家境贫困的居多，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勤俭节约，刻苦学习，穿衣服不用奢华艳丽，只求适体、整齐、清洁便可；同时他还提倡服用国货。宋森校长本身穿着衣服也十分随便，夏季他还经常穿着“茨苳竹布”、“茧绸皮”所缝制的衣服，他还说这些衣服易洗易干，且可节省用肥皂。在当时以一个教育局长和中学校长的身份，穿着这样的衣服，实所罕见。凡是学校所定出的纪律和一切规章制度，宋校长都能严格执行。不论上课集会、朝会、早操，一律不准谈话；早起后，一律要整理好内务，象军队一样，使宿舍整齐、清洁，一尘不染。但平时，在课余或晚上的休息时间，和个别学生谈话，则确实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对所有学生都能一视同仁，不论贫富贤愚，本地人或客籍人都是一样看待，没有偏爱偏恶。他的记忆力很强，每一个学生与他谈过一次话，那个学生的姓名、籍贯、家庭情况，甚至家长姓名，他是永远记得起。对贫苦学生特别关怀，例如郭汉强，是黄宝坑人，世代务农，家境比较贫困，是他的家长节衣缩食，供给他到沙坪读书的。所以宋校长经常对郭汉强进行教育，叫他要努力学习，要学有所成，不要辜负家长的期望。后来郭汉强初中毕业后结了婚，有了家庭负担，无法转到“乡师”就读；宋森先生便马上委派他到平冈学校当教师，一教就十余年。所以郭汉强后来经常对人说，平冈是他

的“第二家乡”。

宋森校长对聘请教员是很严格的，他主张无论中小学教员，都一定要师范毕业生才合格，我们当时的刘汉川老师是高师（中大的前身）毕业的。宋森校长还说，他在南洋办学时曾去过日本考察教育，日本的中小学教师，非师范毕业的不能任教，即使是大学毕业生，未受过师范教育，也不能任小学教师。那时日本不但普及了小学教育，而且普及了中学教育。日本的就业青年，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甚至“清道夫”都是中学毕业的。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

学校创办伊始，因陋就简。但它的前身是县立高级小学，遗留下来的校具、教具和体育用具尚可敷用，图书馆的藏书亦颇丰富。除各种参考用书外，还有不少古典文学及现代小说、外国翻译小说。

在学习方面，同学们都是认真的。晚上有两小时自修堂，无须教师巡堂监督，同学们都能自觉地认真温习功课，我还依稀记得开学后上第一堂语文课，那位刘汉川老师选一篇“摄政王多尔袞致史可法书”和“史可法复摄政王书”，用油印讲义发给我们进行讲解，要求学生背诵和默写，大家真的读到滚瓜烂熟，直至现在我记忆犹新。所以第一个学期考试，绝大部分同学的主要科成绩都是优良的。

我们昆东学生考上鹤山中学的有四个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就是我和宋国开、冯廷槭、冯柏潮，都是于一九二四年在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时入团的。考上中学就组成四人团小组，由我担任组长，直接由省团委领导。起初的团委书记是黄居仁，后来改为沈宝

同，经常寄来“中国青年”、“响导周报”和各种学习文件。当时虽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我们的党、团组织还是属于秘密的。关于团的活动，首先组织起学生自治会，进行民主选举，大家推举我为学生会主席，下设四股，就是德育、智育、体育、总务。学生会成立之后，晚上自修堂开始读报。因为当时广东已成为革命策源地，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进展迅速，同学都很关心时事。在全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下，学生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五·卅”“六·二三”惨案发生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利用教会、教堂和教会办的学校、孤儿院等所谓慈善机关进行文化侵略的运动也发展起来，我们学生会除在学校宣传之外，还组织宣传队到沙坪墟去宣传，并张贴过标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在广州市曾召开过两次全省各县学生代表会议，准备成立全省学生联合会，分配给鹤山两个代表各额。我校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会议进行民主选举，第一次选出宋中兴、冯廷斌，第二次选出宋中兴、陆德享到广州参加会议。后因国民党右派学生为争夺省学联的领导权，从中捣乱，甚至动武打伤了人，以致两次会议都开不成。宋森校长是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同时他知道我是在农讲所毕业的，曾约同我在每个星期六晚上到过沐河、文堂、南安等乡村协助搞农民运动，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

一九二六年初，那时鹤山到处盗贼横行、打家劫舍、擄人勒索，就是县政府所在地的沙坪附近，越塘一带，被贼匪“拉参”（即所谓绑票）之事时有发生，沙坪墟也经常“闹地震”（谣传盗贼要劫沙坪）。宋森先生见此情况，本拟到黄埔军校聘请一个毕业生回校担任教官，把学生组织起来，

保卫学校的安全。但正当国民革命举行北伐之际，无法派出军官，此事便成泡影。岂料到了是年的十月十日（那时叫国庆日又叫双十节）晚上一时左右，由何柏、马骝王、冯芬、歪嘴裕等匪首纠集盗匪二百余人洗劫沙坪墟，鹤山中学亦不能幸免，被掳去员生三十余人，我和父亲宋躬约也同时被掳去，后来几经筹措，才用巨款赎了回来，也算不幸中之幸了。有一个和我同村的同学名叫宋连亨，用巨款赎回来，第二天便死亡了，真可说是人财两空！据说劫后中学，未被掳去的学生，有如惊弓之鸟，都不敢回校上课，结果学校被迫停办了一个学期。

上述就是我记忆得起的鹤山中学初开办时的情况。

倒 罗 护 校 运 动

李 配 言

一九二八年夏，李照衡校长回国继续任校长。（一九二五年已受委任为校长，因往南北美洲捐款，离校多年）不久，国民党县长罗守颐，为了要任用私人，阴谋侵吞捐款，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除李校长职务。消息传来，群情愤慨，留校师生更义愤填膺，商讨对策。暑假期间，留校师生不多，当时李配言担任学生会主席，深感责无旁贷，于是联合年级较高、年龄较大的同学，在教师李鹤庭等的指导下，商讨决定：（一）成立领导机构，假沙坪铸强宿舍为办事地

点。(二)分设两个小组，一在广州，公推郭汉强等负责；二在沙坪，公推李炳乔、李如湘、李配言等负责。(三)每天开会一次，分析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在广州的那一组，向国民党教育厅、民政厅投递控诉罗守颐罪行的呈文，并争取省港同乡知名人士，如香港李一谔、广州刘步墀、任大任、吕拔（即吕襄武又叫吕冠雄）、李鹤庭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协助。

在沙坪的那一组，负责联络同学，坚持罢课，张贴标语，发表宣言。小组成员，每天开会一次，每天晚上到冯家祠门前（现人民礼堂后面）在墙上用油墨书写标语，如“打倒罗守颐”、“欢迎李校长复职”等等。第二天学校新到御用校长梁某叫人用白粉刷去，我们晚上几个人静悄悄地去再写，白天刷去，晚上再写。如是者有几次。

暑假结束，下学期就要开学。学校发出通知，要学生回校上课，但学生回校上课的寥寥无几。学校当局和罗守颐焦急了，由罗守颐发出传票传讯学生家长，督促子侄返学。以为这样恐吓，学生就会复课，但是事实上适得其反，学生更坚持罢课，更获得家长的同情和支持。有一个不怕事的家长走到县城找罗守颐，罗守颐问明来意后，就喝骂：“你的子侄为什么不返校读书！”那个家长不慌不忙地说：“我的儿子刚在初中毕业，准备升上高中，而县里没有高中班级，只好转赴广州升学，难道你叫我的儿子在县里留班读初三吗？”驳得罗守颐哑口无言，只好悻悻退堂。

时隔半年，正义到底得到伸张。经同学们的团结努力，县内外同乡的大力支持协助，李校长复职了，罗守颐垮台了。李校长胜利归来的时候，沙坪各界群众，开会热烈欢

迎，会上，李校长风趣地说：“这次台风（那时一场强台风过后不久，旧校舍冯家祠被吹毁了一部分），不仅令中学——冯家祠遭受重大损失，而且波及其他地方。今后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靠大家努力去做！”

抗 战 前

我在鹤山中学工作的回忆

吕 宝 和

（一）李照衡校长的办学思想

我是一九三四年初到鹤山中学任教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与李照衡校长一同离校的。在这期间与李校长共事三年多，对他的办学思想有较深的了解。在国民党强调党化教育的当时，他的办学思想是另有蹊径的。李校长毕业于美国士丹佛大学，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深信知识源于实践，求知的目的在于应用。回国后，与宋森先生多所接近，复接受宋森先生崇仰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影响，以晓庄师范为楷模，着力于乡村教育与平民教育，提倡勤劳俭朴，劳力劳心，以图普及乡村教育，唤醒国魂。在这期间，我领会到

他的一些做法：

一、鹤中除办初中班及高小外，复从本地及广州等外地招生办乡师班及简师。吴英华、李舜辉、李如洛、李平祝、李平三等都是当时乡师生。叶帼珍、胡艳芳等是广州招来的。李校长亲任教育学心理学课，我教统计学，以期将晓庄教育思想逐步推广到农村去。同时李校长为加强学生文化教育，经常介绍国内文化动态，我记得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时，曾由我向全校师生作过一次“鲁迅的思想与生平”的报告。

二、鹤中只办过一期农职班，但日常教学中极为重视农业生产教育，设校园苗圃，养良种约克种猪、火鸡，又移植外地珍贵植物，养蜂等。并请有经验的农科教师黎致中先生任教，务求学用一致。

三、提倡勤劳俭朴，在校师生经常穿土布唐装衫裤，教师穿布长衫，学生为便于劳动，不穿鞋袜。又当时学校上课时间日分三段，第二段后午后休息时，教师常落沙坪茶楼吃午点，李校长为使教师不必往返沙坪浪费时间，因在家中由陈瑞平老师制午点请教师到吃，只收回极少费用，教师深感方便。

四、注意扩大乡村教育思想的宣传。当时县成立了县教育会的组织，由教育局长宋森先生任会长，李校长与我均为理事。出版一本刊物名“教育生活”，由我负责主编。刊物内容除介绍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晓庄师范的做法外，还刊登本县及外地教育消息，也登一些诗词文艺创作。该刊出版到李校长和我离校始停刊。

(二) 我与宋森先生的交往

我在校三年多，住在坎侨堂西侧炮楼的二楼，宋森先生则住在三楼，我晚上常上三楼和他闲谈，受益不少，除了为编好“教育生活”向他请教外，还从他处听到不少乡中掌故与轶闻。他当时已着手收集县志的材料，凡有所得，即以散纸录放在铁箱中以待日后整理。他曾多次嘱咐我收集先曾祖拔湖公与海珊大伯公散轶的诗文（先曾祖讳洪，举人，曾在广州讲学，梁启超、戴鸿慈、龙建章、朱汝珍等均出门下。当时有“入门三举子，一榜半门生”之称。海珊大伯公亦举人，有海珊诗文集。）但因久经变乱，蒐集不多，仅得一些，曾刊在“教育生活”内。

(三) 建校十周年纪念日的点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为建校十周年纪念日，同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当时校内主体建筑大致完成，但南洋捐款还未收足。那天可够热闹了，除上午庆祝会外，晚上在露天剧场草坪举行化装晚会，并叙餐。李校长化了装并戴上一个假面具，（这是典型美国式的做法。）教师们都穿了大异平常的衣服。可是那时学生不多，连同教师不过二百多人，余餐只是师生参加，没邀请县里各机关的人员。餐后，由请来的广州粤剧团上演粤剧，记得剧目为“张巡许远守睢阳”，后来我想，这真是不祥之兆，不久日寇便大举侵略了。

(四) 李校长被迫辞职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李校长被迫辞职的经过，多不为人所知，在决定的时刻，只有李校长、吕少若和我三人在场，现事隔四十六年，特简述于后：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推行“党教合一”，甚嚣尘上，劳穗生新毕业于中山大学，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回鹤山，与县长谢鹤年及党部委员吕少若勾结，（吕兼鹤中党义教师）又以鹤山留省同学会古维亮等为后盾，早打算染指鹤中，迫李校长辞职。无奈李校长众望甚孚，又为广大海外侨胞所拥戴，故迟迟未敢下手。可是他们早就散布谣言说劳穗生接任校长。当时宋森先生与李校长已意识到情况严重，（鹤中是县立中学，校长由县长任命，每月经费中九百元由县屠牛捐中拨发），乃于五月间和我与符保心二人计议，拟请“鹤山中学协进会”推我为鹤中校长，以免鹤中落入劳穗生一班党棍之手。（鹤山中学协进会为美加邑人华侨组织，主办为鹤中筹款建校事，类似校董会。）并由符保心草拟函件，六月份发往美洲。

到六月底县方未有动静，我与李校长及教师们出了广州。当时我家在广州，李住在东山，七月初有一天，李校长到我家里，说吕少若约他第二天面谈鹤中事，李校长叫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家与吕少若一起谈谈。我说：“必然是迫你辞职由劳穗生接。”他说：“甚有可能。”我劝他坚持不要辞职。他很久没有说话。

第二天上午我到李家不久，吕少若到，寒暄后，他说谢县长意见是执行“党教合一”的上级指示，要求李校长辞职，鹤中由劳穗生接任。我说：“李校长办学，筹款建校，劳苦功高，不能无故辞职，而且南洋捐款未收足，许多事情仍要李校长办，他不能辞职。”吕说：“这是县长意见，不能改变。”李没有明确回答。后来，吕越说声越大。（他素有粉枪之称）最后凌厉地说：“县长说李如不辞职，则由县下令撤职，并拒绝鹤中建校的一切报销。”我说：“怎能这样迫李校长辞职？不近情理。”吕说：“李校长辞职后你可回去与劳穗生、古维亮、钟振声等合作，他们与你都是中大同学。”我说：“李校长走，我不会回去的。”大家沉默一会，最后李校长说：“好罢，过几天我回去递辞呈。”于是吕少若即起身告辞。

吕走后，李校长问我怎么打算，我说未有打算，但我决不回鹤山。我问他怎样？他说：可能去“广梅铁路筹备处”当秘书。

我回家后，即请童军主任温瑞符回沙坪把我的行李全部带出广州。随着所有全部教职员工包括符保心、施碧澄、陈显光、黎致中、温瑞符等共二十余人，都与李校一同离校，没有一人留下与劳穗生共事的。

八月，战火漫延到华南，敌机开始轰炸。我匆匆去了越南。后两年，我从越南回香港请教师，曾往九龙探访过李校长一次，他请我吃晚饭。及后太平洋战事爆发，音讯遂断绝了。

对李照衡校长的几点回忆

陆志村

我虽已年逾古稀，但在回忆起母校鹤山县一中的主要创办人校长李照衡先生的时候，自己好象又回到了中学生时代。我是一中的第四届学生（工读），得到过李校长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领新课本、度身造新校服时，李校长就使人来叫我去挂住账，先领书、度身。一次，我大病，由柏哥把我背着，跟李校长去到一位名中医家里求治，医生说要用西洋参，李校长就把自己备用的给了我，并借了些钱给我使用，顿时，我这个工读生的枕边就散满了“双毫”良仔。病，很快好了。此事至今难忘。又有一次，我奉校长命，正在用清水洗抹教导处的许多桌桌椅椅，突然，李校长匆匆赶来责备我不去上体操课，于是，我立即放下工作，跑步出操场（冯家祠大门前）向老师报告，站入队列。那时，幼稚的心灵里着实感到有点儿“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才知这是李校长对我正确而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我因“工”而妨碍“读”，“工读”应以“读”为主。他虽然不担任体育课、音乐课，但经常注意着学生的体育锻炼和给集体打拍子指挥唱歌。现在想起来，李校长对我们学生的要求是比较全面的。

那时，中学教师的工资很优厚，伙食相当好，尤其是在天冷时，老师们经常“打边炉”，满台是鱼肉鸡鸭。而李校